



從欣羨蘇雪林老師的文采 談她的童年教育與自學經歷

歷史系兼任教授 王琪

一、前言

走進成大博物館進入眼簾的就是蘇雪林書房，那是許多參觀者最感興趣並佇足觀賞的地方。由於蘇雪林在三〇年代曾嚴厲批評左翼作家聯盟的旗幟人物魯迅，並與撻伐她的左翼作家打筆仗，可謂轟動一時。蘇老師自己曾說：「他的後半生事業是反魯反共，為這事弄得在文壇無立足之地」。這件事海峽兩岸稍有年紀的人都知道。有一次有一批來自大陸的大學教授到成大參訪，先參觀了蘇雪林書房，又看到了藝術中心於成大八十週年校慶舉辦的「世代對話—2009校園環境藝術節」置於光復校區大門口，由雕塑藝術家蒲添生（畫家陳澄波的女婿）所作的參展品「詩人」銅像。那些大陸來的教授們一眼就看出那尊沉思中的詩人銅像就是魯迅，因此感到驚訝，但也特別覺得有意

義，因為他們竟能在成大的校園裡同時看到兩位在三十年代中國文壇極端敵對文學家，在成大的校園裡都享有尊崇的地位，不僅代表了成大的學風開明，也讓那些教授們深感此行不虛。

出生於清末的蘇雪林老師不僅被稱為「五四才女」，同時也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代女作家，她的散文《綠天》及小說《棘心》都曾享譽文壇。而最令成大人驕傲的是蘇老師自1952年應聘來到成大中文系任教，便在成大教學研究二十一年，直至1973年退休，之後也一直定居於東寧路的成大教職員宿舍，直到1999年去世。為了完成老師落葉歸根的願望，當年成大文學院由涂院長帶隊捧著蘇老師的骨灰回到了她在安徽太平鄉的老家。

二、第二屆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

今年6月10日及11日兩天，由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中文系及財團法人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共同舉辦了「第二屆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這是繼成大文學院及中文系於2011年3月舉辦「第一屆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之後的又一次嘗試。由於文學院、中文系對蘇雪林老師的文物曾費了不少心力加以整理、保存，因此有關蘇老師的文物、資料，成大可說是保存得最為完整。目前擔任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主任的中文系教授陳益源便認為，培養年輕學者、推動蘇雪林作品的深入研究應該是成大對蘇雪林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使命。

隨著時代的變遷，在臺灣認識蘇雪林的人已不多，研究蘇雪林老師及其作品的研究生更少，這一方面確實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反到是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對過去曾經被禁止閱讀的學人作品如胡適之先生、錢穆先生乃至蘇雪林先生都一改過去思想上的偏差，開始努力蒐集他們的資料，並進行



佇立於光復校區大門前的「詩人」銅像（照片提供：楊士蓉）



蘇雪林書房（照片提供：成大博物館）





「第二屆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參與師生合影（2013.6.11）

研究。研究生也陸續有人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研究蘇雪林的文學作品及其學術思想，真是一個令人高興的發展。2011年3月舉辦「第一屆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時，大陸來參加寫作營的研究生僅六位，目前已有四位完成了學位論文，今年舉辦的第二屆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大陸有八位研究生來參加。他們是來自大陸不同的大學，研究的領域有文學方面也有思想方面，顯然蘇老師其人及其作品確實還有很寬廣的研究空間。

這些來自大陸的研究生除了有機會在發表論文時有相關領域的成大中文系教授給與評論及指導外，還有中文系的學生充當「學伴」，帶領他們參觀蘇雪林老師的文物以及與他們一起切磋學問，讓那幾位大陸研究生都非常懷念這次的經驗，這樣的寫作營可說是別開生面。

在第二屆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的最後一場，主辦單位還邀請了文學院一些資深退休教

授來談自己所認識的蘇老師，以增進學員對蘇老師的瞭解。我也是被邀請的人之一，我自己並非蘇老師教過的學生，只是在德國認識了蘇老師教過且印象深刻的中文系畢業生，因此從德國回來後在中文系唐亦男老師的陪同下去看過蘇老師幾次。1990年5月開始我還與蘇老師作了幾個月的口述歷史，因此與蘇老師有比較多的接觸。當時的蘇老師已高齡九十多，脾氣仍然很急，工作仍力求完美，個性仍然耿直不阿。由於她鄉音很重，因此除了口述我所列的綱要之外，她有時還親自寫下來，深怕出現錯誤。另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每當有人撰文批評胡適之先生，蘇老師就會連夜寫文章反駁。而每當我們問他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他總是說：我還有很多事、很多研究尚未完成，怎麼能累呢？當時我與同去的學生們聽了都很震撼。

我當時對蘇老師在學術研究方面並沒有甚麼概念，只從言談中知道她很熱衷於詩歌及神話的研究，初淺地知道她似乎認為中國的神話來自域外，只是這一點始終未能獲得學界的認同，或許為了繼續證明這一點，也成了她繼續在學術上奮鬥的動力。我在與蘇老師作口述歷史之前讀了一些她的散文與小說，發現她的文字特別優美，觀察力特別強，對自然、花鳥以及景物的描繪，不僅文字細膩、雋美而且栩栩如生。因此跟許多人一樣，我對她如何修習國文特別好奇。

在與她做口述歷史時，一開始談的就是她的家庭影響與童年教育，因此我在座談會上就把重點放在蘇老師的童年教育與自學經歷這一部份。或許從蘇老師的受教與自學經驗以及她力求上進的精神中，可以給年輕學子一些啟發，因此決定把他寫出來。

三、蘇老師的童年教育與自學經歷

蘇老師的祖父在浙江蘭谿縣當縣令時曾在縣署前的園子裡設置家塾，延聘得過舉人、拔貢等功名的人當西席，教孩子們讀書。後來祖父還辦了新式小學，課程已有英文，塾中常有唸ABCD之聲，但女孩沒份參加。當時的女孩得關在內眷所居的所謂「上房」裡當祖母的「丫頭」或學習女紅。蘇老師口中的祖母是非常威權的，原本不同意女孩讀書，還是開明的叔父建議讓女孩識字以後好記帳和看信，蘇老師則認為祖母信佛，希望孫女們認得字後好教他唸心經及觀音心咒，才允許女孩入塾。由於女孩不能與男孩一起讀書，因此兩塾是分開的，而且教書先生的程度也不同，蘇老師對他

的私塾老師都頗有微詞。她說，教書的采五先生傳給我的訛音、別字和讀字讀半邊的習慣始終沒能改過來。

蘇老師六歲半開始隨私塾老師學《三字經》、《千字文》、《女四書》，每天還得寫大楷兩張、小字一張。讀了一年之後，由於老師常請假，她大概認識了千個把字，但是文義卻絲毫不解，如她所說，六、七歲的小孩那裡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人生哲學，又那能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開闢論的玄妙，只是像唸佛經神咒「揭諦揭諦，波羅切諦」般瞎喊亂叫。

到第二年新制小學的教科書流入蘇家的男塾，開明的二叔建議女塾教師為比蘇老師大五歲的姐姐上新教材。蘇老師說他在一旁寫大小楷，但是卻豎起耳朵聽，對書中的龜兔賽跑、華盛頓向父親坦承砍櫻桃樹等內容覺得很有趣，便自己看那些教科書，發現自己居然能懂十之八九，讀了幾課之後便漸解文理。

由於塾師只讓學生背書，不講文義，有一次蘇老師對塾師說：「先生，教書，應該（嚴）言的，三字經上不是說『教不嚴，師之惰嗎？』」，結果引起老師勃然大怒，把蘇老師痛罵一頓，並說「若不是看在你是女學生份上，我的戒尺可要打通妳的手心！」

蘇老師總是強調她在私塾中所學有限，但是她很努力地自學，尤其是開始讀《幼學瓊林》這本書之後獲得了不少古書上說的典故，教師雖不講解，但是他自己已稍懂文義，蘇老師說：「我的國文基礎便由此而建立，所以我至今對此書仍甚為感念。」

第一位塾師教了不到兩年便辭職回鄉，

蘇老師也就輟學了，之後只能自學。她從男塾那邊搜集他們讀過的書來自學，從《羅通掃北》、《薛仁貴東征》到《西遊》、《封神》、《水滸》，又讀《三國》、《列國》、《聊齋志異》、《閱微堂筆記》等。之後他又隨表叔讀了半年的《唐詩三百首》，由於老師仍不講解，有時講了還被十歲的蘇老師校正，老師認為蘇老師桀驁不馴、不知尊師重道，就不教了，蘇老師又輟學了。在那段時間裡蘇老師讀了一些林紓翻譯的西洋小說，讓蘇老師由舊小說的世界進入了一個新天地，覺得域外風光明媚醉人，也由此略知西洋的典章制度、人情物態。也就在那段時期裡，蘇老師說她腦中突然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自己寫東西，於是開始摹仿林紓譯文的筆調寫起日記來，他自認摹仿得維妙維肖，可惜因被一位遠房親戚偶然取閱，就被蘇老師搶回撕碎了。這是他首次自己從事撰寫，撕了那本日記，她後來很後悔，她說，那本日記寫得文字清新秀麗，活潑有趣，反映了她那時天真純潔的童心與無憂的歲月。

蘇老師的母親自從得知她能讀聊齋志異，便讓她每天講給她聽。當時才十一歲的蘇老師有一天講了一篇篇幅很長、情節又曲折的故事給母親聽，被在書房讀書的父親聽到，便對母親說：「想不到小小年紀居然能理解相當深奧的古文，資質稟賦委實不凡，這個女兒我要自己來教。」於是開始讀《古文觀止》及未讀完

的《唐詩三百首》，不過半年之後蘇父去了雲南，她又輟學了。由於蘇老師之前讀了唐詩，已會作詩，再加上之前的塾師曾教她作對子，因此已稍懂平仄，從男塾那邊搜來《詩韻合璧》一書之後，韻腳也總是押得對，不過蘇老師說：舊體詩很奇怪，說難，我幾分鐘便可作幾首油體絕句，但是說易，那怕你是名作家，一輩子也做不出一首像樣的詩。

她的父親去雲南僅半年，辛亥革命爆發，父親回到了祖父當官的杭州，隨著革命軍的到來，他父親及祖父又逃到上海租界。兩人已無官可做，父親又開始教她讀書，把《唐詩三百首》教畢，又讀《古詩源》，之後蘇老師已能做五古詩。

蘇老師回到安徽太平鄉後，父親曾自省城寄了一部附有註解的《小倉山房詩集》給他。蘇老師說：「袁枚的詩純講性靈，明白如話，非常易解。那註解尤其好，使我獲得許多國學知識和典故，遠勝《幼學瓊林》那類通俗的作品。我讀子才詩，非常喜愛，我崇敬他至今不衰，寫文章時，子才之名總在我筆下出現，可說那是幼年時一部《小倉山房詩集》給我的影響。」

在太平鄉名為嶺下的鄉村中，蘇老師患了瘧疾長達一年之久。病中，在不發寒熱時候，蘇老師是以讀袁枚的隨園詩做消遣，另外則從諸叔處得到李太白、韓昌黎、白香山、

蘇東坡、陸放翁、邵青門等人之詩集，但都無註解。其後又得了一部楊倫注解的《杜詩鏡詮》，比隨園詩更詳細，她說：「我如獲至寶，抄了許多，所得國文知識更豐富了。這才知道讀古書沒有注解，不如不讀。」蘇老師對她自己幼年學習國文的結論是：「我幼年並未讀過那些高大文冊的《十三經》之類，也沒遇過名師傳授我馳騁文場的秘訣和授予我開啟學術寶庫的鑰匙，我這一點寒儉的國文知識初由新舊小說，後由舊詩得來。我從舊詩中得到許多『辭彙』、『藻翰』及無數的『典故』，今雖十忘八九，尚可勉強應用。我對那些古詩人又如何能不感謝不已呢？」

四、蘇老師力求上進完成自我的毅力

以上所述都還是蘇老師進安慶省立第一女子師範之前在家受教與自學的情形，而考入安慶女子師範時她才十七歲。從她在家自學的那段經歷可以看出，蘇老師不僅如她父親所說資質稟賦不凡，更令人敬佩的是，她有一股在逆境中力求上進完成自我的毅力。他後來進安慶女子師範及想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讀書，都受到來自家庭極大的阻力，尤其是想考北京女子高等師範之前，不僅祖母反對，還有頑固的鄉黨向祖母進言，說小梅（蘇雪林本名蘇小梅）年齡已經可以嫁人了，不如早點把她送往上海張家結婚。張家也曾寫信給蘇老師的父母，表

示兩家兒女年齡都到了可以辦婚禮了。最後還是靠著她自己堅強的毅力才得以完成求學的心願。蘇老師說她當時一心想升學，就是想完成自我。她形容當時那種心火熱烈的情況，就像種子在土下必破土而出，那怕上面壓著石頭或其他雜物，種子苗冒出嫩芽就要旁行逆上，從地下迸出來。又說，像母雞生了八、九個卵之後，便要伏窩孵卵以求孵出雛雞，此時母雞渾身發熱，百事不思，只要伏在窩裡孵卵。蘇老師用了不少類似的例子來形容她當時的心境，並說，人力求上進，希望自我完成的現象是神秘而不可解的。

民國十年蘇老師得知由蔡元培、李石曾兩位先生在法國所辦的中法學院在北平、上海、廣州三地招生，便不顧還有一年就能取得女高師文憑，進而可回鄉任一個初級女子師範或女子中學校長的現實，毅然報考。考上後在父親願意負擔赴法旅費及在法國第一年生活費的成全之下，蘇老師於民國十年與女高師一同考上的同學林富權、羅振英齊赴上海，再與其他男同學共105人，由吳稚暉先生率領，乘海輪號（Porthor）三等特艙航行三十餘天抵達法國馬賽，再改乘火車赴里昂中法學院。身為一個還是纏足的女性在民國初年那種社會風氣仍很封建又重男輕女的大環境下，蘇老師能完成求學的心願全靠她個人那股力求上進完成自我的毅力與人格特質。

